

长篇历史小说

# 袁崇焕

张晓然 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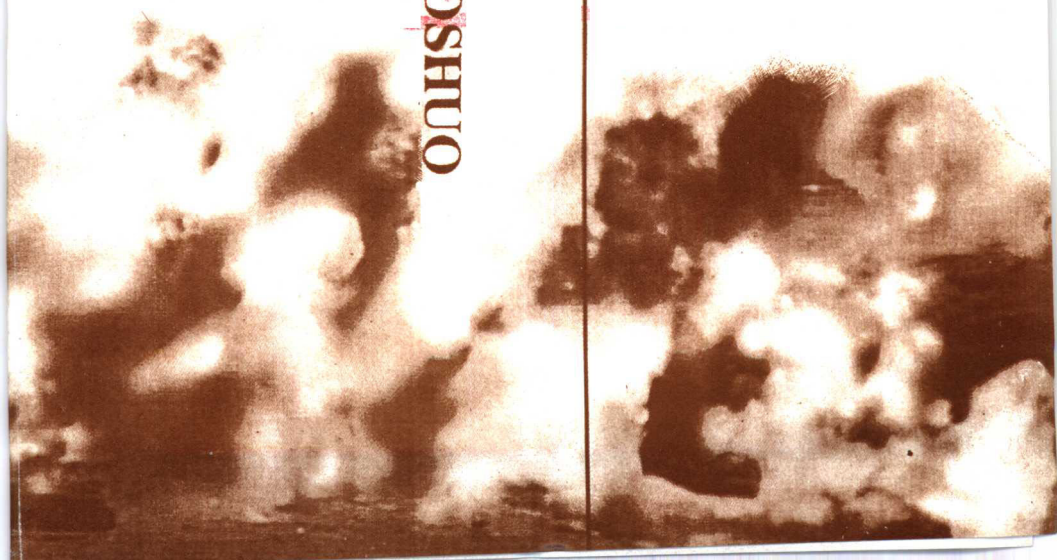
文武双雄 广东奇男  
忠义赤胆 末世悲歌

# 袁崇煥

长篇历史小说

CHANGPIAN LISHI XIAOSHUO

张晓然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袁崇焕/张晓然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1996. 7

ISBN 7-80521-667-3

I. 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4911

**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(广州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码 510600)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0.25 印张 470 千字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000 册

定价: 28.50 元

以铜为镜，  
可以正衣冠；  
以古为镜，  
可以知兴替；  
以人为镜，  
可以明得失。

——白居易《百炼镜》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会试前夜

1.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 ..... (1)
2. 韩灶踏雪私访 ..... (18)
3. 去见熊廷弼将军 ..... (35)

## 第二章 乱世及第

1. 大殿上的一团火 ..... (55)
2. 请赐授辽疆官职 ..... (72)
3. 把进士晾在京城 ..... (90)

## 第三章 铁马冰河

1. 七品芝麻官 ..... (132)
2. 北上朝覲遇侯恂 ..... (170)
3. 望着北斗星走去 ..... (178)
4. 守关外以捍关内 ..... (193)
5. 孙承宗巡边定大局 ..... (208)

## 第四章 壮丽战地

1. 命中之地宁远城 ..... (224)
2. 偕将陆海大巡游 ..... (237)
3. 阉党当朝血洗官廷 ..... (266)

## 第五章 宁远大捷

1. 英雄与狗熊的区别 ..... (301)
2. 辫子大军终于扑来了 ..... (313)
3. 城上城下两军对垒 ..... (334)
4. 尸山火海煮城门 ..... (352)
5. 捷报如同雪花飘 ..... (391)

## 第六章 宁锦大捷

1. 冒“国人皆曰可杀”之险 ..... (413)
2.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 ..... (441)
3.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..... (485)
4. 城头换了大王旗 ..... (516)
5. 大明国里的亡命徒 ..... (547)

## 第七章 在劫难逃

1. 请赐帑银平兵乱 ..... (578)
2. 诛杀毛文龙 ..... (600)
3. 皇太极巧施离间计 ..... (613)
4. 寸寸血肉喂黎民 ..... (628)

# 第一章 会试前夜

## 1.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

万历 47 年二月末，一场罕见的风雪将金瓦黄墙的北京城覆盖得密密实实。立春的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，京城皇民们对这场突袭的大雪实在感到愕然。许多事情预示着正在进行的日子非同寻常，譬如首先就是三年一度的全国会试提前在二月二十八日举行，也就是明天。而自明朝开国以来，会试都是在三月一日举行，这是祖宗家法，是历代皇帝钦定的，而今年神宗万历皇帝在他过了 57 岁生日之后，忽地将会试提前了一天，世人都不知这是喜还是忧。

因为明天就要会试，所以今夜就非常重要，这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刮来的强劲北风，和自天而降的大雪无关，只不过它们增添了这重要时刻的沉重与紧张的气氛。

从皇宫派出的锦衣卫马队，马不停蹄地在永定门、广渠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、广安门绕全城奔驰巡行，警卫的呼号绵延不绝，飞溅的雪浆洒向四周，形成了一番格外气派的景观。

锦衣卫的威慑是为了保证国之精华——举子们的安全，而同样是为了向云集京都的全国几百名举子们提供服务，城内的大街小巷胡同里别有另番洞天。

“快来吃哟！快来吃哟！冰糖葫芦羊肉串，大枣馍馍炸年糕，书生公子、举人老爷，挑灯夜读别累坏了身子骨啊，来吃点夜宵哎！吃了明儿金榜题名哎！”窜街走巷的小摊贩们，推着童谣般“吱扭”乱响的小轱辘车，冒着刺骨的夜寒，想趁这几载难逢的一宿，来做几担好买卖。从蒸锅里透出的水汽，模糊了他们挂在车把手上的小油灯，微弱暗淡的光影里，则凸现了他们凄苦苍凉的面庞。

知道举子们一般住在带回合院、租金比较便宜的客店，还有那些招长住散客的富余民居里，于是就有些挎着布袋、郎中不象郎中，小贩不象小贩的神秘人物逛荡其间，探头伸脑地张望，他们是兜售练丹的游医。他们不敢跨进房门，因为举子今夜可能还是寒士，明朝就讲不准是豪门了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种未来的威仪，使他们望而生畏。但他们只要瞥见书生模样的公子踱出步来，就马上会凑上前悄声问：

“相公，长生不老丹丸要吗？明天会试，晚上吃一颗醒醒脑、提提神吧？”

那神态极忠恳，也极可怜。

若是相公掏出些碎银买了他一丸，他便会绽开媚脸，恭祝进第。相公读书读倦了，心情烦躁，挥手把他轰走，那他转脸就会“啐”口痰在地上，骂：“什么东西！瞧那酸相，还想中第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门儿！”

手里摇着一面太极图小旗的算卜先生则客气文雅。他们棉袍垂足，纱质方角小帽盖顶，黑白相间的浓密胡须胸前飘曳。

他们会拆举子的名字，会测举子的命相，他们的话一般都



很灵，正因为灵，所以举子们都不敢找他们算明天的结果，无论说的吉利还是凶灾，都会使自己的临试前夜漫长煎熬，如同受刑下狱。

不问也罢，算卜先生们仿佛仙人般含笑不语。他们的主顾不是举子本人，而是陪伴举子们来京会试的亲眷和随从、仆人。真可谓是：“皇帝不急，急煞太监”，举子们在临考前夜还沉浸在书卷和文章的香气弥漫之中，有意识不去思念明晨的皇宫保和殿，倒是他们身边的人很着急和焦虑，主人的成败荣辱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和前景。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算卜先生的嘴里掏出个口彩，来安慰自己的俗望，一夜下来，每个绣有太极图的囊包里装进几两银锭，是十拿九稳的。

可笑的是菜市口一带的青楼妓女，这时也跑来凑热闹。她们红袄绿裤，金钗银簪地在院丁带领下，在胡同里的雪地上踏出一溜尖细的裹脚印，留下一股股袭人的脂粉香。更多的干脆就站在客店的门口，嘻嘻哈哈地笑闹着，等待着那些想从书堆里拨出身子轻松一下的举子们来寻欢作乐。

明末的烟花女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娼妓，她们懂得房中术，又读过《金瓶梅》，她们对秀才书生的兴趣又说明她们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。她们在会试前夜冰天雪地中的等待并不是盲目的，有些家境富裕的举子，花点银两，把女人当做美酒，麻醉一下他们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，听听她们甜美的歌喉，抚摸抚摸她们嫩滑的肌肤，然后酥心透骨地温存余宵，构成一幅短暂的才子佳人浪漫的画面。

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空手而归。铺天盖地的大风雪无法掩盖处在背水一战、穷困潦倒境地中的举子们一个严峻事实：明天要么成为富贵荣华、万人瞩目的新进士，要么坠入深渊，卷铺盖回老家重又沦为一介草民。他们是没有理由、丝毫不敢轻

松的，更别说是对外家野花的非份之想。

鹅毛大雪象绒球似地从灰暗的夜空往下跌落。已经过了午夜时辰，座落在荣文门南边蒜市胡同的广东会馆靠大门的一间客舍内，还亮着一盏微弱的油灯。这间客舍的窗户临巷，所以不论你站在胡同的北口还是南口，都能一目了然它投在会馆大门石阶下的雪地里的那片桔色光影。

灯下坐着从广西藤县来的举人考生袁崇焕。

袁崇焕祖籍是广东东莞石碣水南，在他十四岁的那年春天，祖父和父亲把他带到广西平南县，在山清水秀、航运发达的西江边，袁家在这里采伐木材，开办原木加工铺，并把木料扎成木筏顺水漂下到广东出售买卖。广东人的精明和勤劳引起了当地广西人的妒恨和排斥，以至于袁崇焕一到平南就在童子试上考取了弟子员，也就是秀才后，马上遭到了周围同学的攻击。“广东佬，滚下江！广东佬，滚下江！”耳闻这仇视的叫嚣，袁崇焕愤愤不平，广东人怎么啦？广东人凭才学和本事闯天下！他为自己是广东人而自豪，要不是家里的产业都在广西，他真想抬腿就回老家去。祖父为了孙儿有个平静安全的读书环境，就把袁崇焕转移到广西藤县白马乡继续念书。之后，袁崇焕在藤县考取举人，再以藤县人资格进入京城考进士。虽然广西已成了他第二故乡，但他依然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广东人，自己的根在广东，自己的种是广东，所以，在北京落脚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广东会馆。在这里，耳朵里成天能听到久违而熟悉的粤语，使他感到亲切而踏实。

他坐在油灯下反复阅读几篇八股文经典，然后再三推敲自己准备的应试文章。遇到兴奋处，他想抬手去握笔，在纸上写几个字。但他发现手动弹不得了，胳膊抬不起来，手指也无法伸开。这是怎么啦？他纳闷。经过努力，他勉强能使手握住笔

杆，可是去蘸墨，笔毛硬成了结块，根本没法吸水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他的腿脚和手臂都被冻僵了，狼毫楷笔也变成了冰块，他猛地转身去察看屋中央的炭火盆，原先跳跃着红舌火苗的炭火早已熄灭成一堆灰烬，屋外阴凉刺骨的寒气穿越薄薄的窗纸直向他颤索的身体围裹而来，一个可怕的景观吃惊地展现在他面前：屋顶的积雪从破漏的瓦缝垂下来成了一条条利剑似的冰柱，而被风从门底吹进来的雪粒，则已积成了扇形的一面小山丘。

门被艰难地推开，进来一位二十三、四岁的少妇，她就是专程陪伴相公来京会试的袁崇焕妻子阮伯蓉。伯蓉长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东人，微焦的肤色，漆黑深陷的大眼窝，红润宽厚的嘴唇，加上她那瘦细苗条的身材，颇有几分南国佳人的丰韵和姿色。但此刻她却愁容满面，冻得佝缩的身体显得非常疲倦和憔悴。

“相公，炭没有了。”她对袁崇焕说。

“满街都有卖炭的，我都听到叫卖声。”袁崇焕不明白地回答。

“可是要 50 文银子一担。炭贩子趁会试前夜敲咱们穷书生的钱，我们只剩下两块碎银了，买不起啊！”伯蓉急得都快哭起来。

“怕啥？把两块碎银花掉吧，反正明天就要会试，考中了进士，朝廷就会周济我们银两！”袁崇焕不在乎地说。

“相公，要是考不中呢？回家哪有盘缠？路上哪有饭食？”伯蓉的担忧不是没理由的，因为袁崇焕已是第三次来会试，前两次均无功而归。

“那就凉快凉快吧！”袁崇焕把冻僵的手凑在嘴边哈了几口热气，依然是满不在乎的神态，转回身去继续埋首书卷。

“相公，你起来舞一会剑吧？你不是最爱武功吗？练一练也好暖暖身子！”伯蓉劝他。

“不啦。”袁崇焕回答。

“那去胡同口叫碗北京馄饨食吧？喝了就有热气呀！”伯蓉的责任就是服伺好袁崇焕，如果相公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耽误了会试，她可担当不起。而且在她眼里，相公的身体比会试更重要，考不取进士也罢，但人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她也不想活了。所以，她兜里的两块碎银，宁愿为日后的存活着想，也不愿全投在今夜做赌注。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左右下，她真是万分为难。

见袁崇焕不吭声，伯蓉又气又急，哭着伏在他肩上哀求：“相公，你就钻到被窝里睡个好觉吧！我们不考这个进士了，得不得？我们不考了，明天就返家去。考进士不就是图个官做吗？我们不做这个官了，我不稀罕你做官，做官的都没有好人，我们被做官的坑的还不够苦吗？你母亲大人的眼睛不就是被官府弄瞎的吗？你哥哥袁崇灿也是被官府害死的！你还要做这个官干啥？我不想让你变成衙门里的凶神恶煞！”

这是伯蓉的心里话。的确，袁崇焕家里被官府害的很惨。

万历26年，袁崇焕至死都不会忘记这年他所经历的悲惨事件。这年春节前夕，祖父袁西堂和父亲袁子鹏率兄长袁崇灿已远去广西做木材生意，家里只留下母亲韩慧孟和小叔袁玉佩，以及他和弟弟袁崇煜。年卅，他们在家等待亲人回来过年，但是久等不至，袁崇焕就和少年死党谢尚政、洪安澜去村头的空地场练武功。练了没几个回合，突然听到袁崇煜的凄恻哭喊，袁崇焕吃了一惊，赶紧寻声找去，在村里的巷口正好与浑身鲜血淋漓的弟弟相遇，他急问出什么事？弟弟说他无碍，可他手指着家门，慌乱地连话也说不清楚：“二哥，母亲大人，她……”“母亲怎么啦？！”袁崇焕连忙向家里奔去，进了门，便看见母亲

满面血涌，晕倒在家里供祖堂的八仙桌下。“母亲！”他扑过去，伤恻地将母亲扶靠在自己瘦弱的胸前。

袁崇煜和袁玉佩还有很多村邻都围在旁边哭泣、哀叹。袁崇焕就问他们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是水南乡所在千户所卫总的暴行。

万历前10年是中国一代名相张居正辅政，在他的治理下，明朝进入了最光彩辉煌的时期。储备的粮食可用10年不愁饥荒，库存的银两盈余远远超出国家所付出的开支，他下令清丈全国田亩面积，使得税收公平，他还严督朝廷政府，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，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，免税三年。在他的当政期，官场的升降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，贪官污吏都受到严厉的惩罚与制裁。在政通人和的背景下，中国的经济自然如腾飞的大鹏，迅速发展上升，手工业和农业领先于世界前茅，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，精巧雅致，多流传海内外成为稀世珍品，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开辟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，还有广东推广种植优良品种的水稻，水田中大量养鱼，疟蚊减少，使这一当时极为偏远的岭南疆土，兴旺发达，蔚为壮观。

那时候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富强的大国。欧洲的文人学士提到中国无不欣慕向往。他们不仅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，中国的科考与文官制度，还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，称赞中国的百姓黎民日子比欧洲大多数贫民过得好得多。按发达时间算，万历10年过后6年，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，再过38年，英国的清教徒才坐“五月花号”到达美洲，再过61年，有作为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皇王的王座，直到83年后，伦敦还由于污秽肮脏，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。而在万历初年，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、广州这些像万历彩瓷那般华丽的大都市，在

欧亚大陆人心目中如同天堂。

可是张居正逝世，年满 20 岁的神宗皇帝自己来执掌政事，明朝的一亿中国民众，马上坠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他们吃的是神宗贪婪成性、贪财成癖的苦。

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，做了皇帝便是等于应有尽有，可是神宗要的偏偏是对于他来说形若废物的金银铜箔。他的血液中有股不可抑制的贪性，他的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，有的胡闹荒唐，但象他如此贪恋钱财的还未曾有过。他的母后是个狭隘的小农女儿，所以神宗的性格遗传可能出于母亲的遗传。

皇帝捞钱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，最直接的办法，当然是增税。神宗所增的税不收入国库，而是锁进自己的皇室私人库室，称为“内库”，钱也称“内帑”。他除了加紧征收本来有的高税，仅留书籍与农具免税外，另又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这种矿税前所未闻。神宗派出大批宫中太监，作为朝廷的征税使者，赴全国各地四处去收缴税银。只要矿税使太监随手一指什么地方可以开矿，就要这地方的地产所有人交矿税。

一时间恶欲横流，这些太监勾结地方官吏，随带大批流氓恶棍，无孔不入，敲诈勒索，乱指民间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行、作坊、田地，信口雌黄，说地下有矿藏，就要把银子交出来。结果天下骚动，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，自然强横不法，擅杀和拷打抗拒百姓。有个太监奉神宗旨令赴辽东征矿税，搜刮了市民的财物数十万银两，逮捕并打死了二十多名违抗圣命的秀才庶民，底下告状告到皇帝那儿，神宗连理都不理。

“上行下效，然谓之教。”府州县乡的官令们见皇上既然如此横征暴敛，自己作为地头蛇又有何不能为之呢？于是贪官污吏们乘主昏国难之机，巧立名目，随意盘剥，私饱中囊。万历

10年后的税收最高峰按天计，神宗就搜刮了矿税商税四十万两，然而这仅仅是所有官府勒索数字的十分之一，太监克扣的占十分之二，其余的全部装入了地方官吏的腰包。皇帝的贪欲最终使这些走卒们脑满肠肥。

千户所卫总早已盯上了袁家。袁家父子携带长孙在广西做木材生意，在所卫总的想象中肯定已经赚得金银钵满。他几次到袁家来巡视，借机窥探，见袁家简陋平常，并非富裕发达的景象，便心存疑惑。然而他的手下心怀鬼胎地煽动，说这才是发巨财的迹象，真人不露相，袁家装得贫寒的外表，实际上是想掩饰金玉的内里，企图逃避征税！所卫总拍案大叫有道理，又率公差军士奔袁家查搜，可是依然没有收获。他令韩慧盃把钱财交出来纳矿税，韩慧盃说公公、丈夫、儿子都没回家，哪有钱交税？待他们回家后，你们来查验，如果真发了大财，可以给官府交税！所卫总狞笑着说，那好，我等着他们捧金元宝回来！可他等了几个月也未见袁家父子的影子。眼见快到年关，他想年卅总该回来了吧，就带着十多个公差军士饿狼下山似地向袁家扑来，一心想叼到块肥肉。但他再次失望了，袁家空空荡荡，人没回来，钱也无影无踪。他咬牙切齿地骂韩慧盃是刁婆娘，欺骗官府。光骂还不解他心头之恨，他伸出粗壮的手臂，凭借贪欲得不到满足而腾起的怒火，拎起韩慧盃的衣领，向八仙桌摔去。韩慧盃的双眼正巧被撞在坚硬的桌角边上，她惨叫一声，用手捂住鲜血迸涌的眼睛，疼昏过去。

袁崇焕是个火爆性子，虽然那时他只有14岁，个子又长得矮瘦，但他从小就练武功，浑身是胆，天大地大横竖都不怕，面对官府对母亲施暴，他怒火填膺，跳起来，手抓菜刀，就向千户所衙门奔去。

他单枪匹马，闯进衙门大堂。所卫总正全神贯注地在案几

前点数各家各户新年进贡来的银两，冷不丁冰凉闪光的刀片架在了他脖子上，继而他斜眼望见了两道比刀刃还要锋利的目光。“狗官，你害瞎了我母亲的眼睛，我要取你的命赔偿！”袁崇焕的声音象个成熟的男子般掷地有声。

所卫总毕竟老奸巨滑，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，硬拼的话，袁崇焕的刀割下来，不死也要挂重彩，对这样乳臭未干的孩子要攻心，要用哄骗的手段。他对袁崇焕有所了解，知道他崇尚民族英雄，素有精忠报国的夙愿大志，于是他计上心来，装出大义凛然的神情，慷慨陈词道：“崇焕老弟，我一贯佩服你年少大器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要报国吗？如今是你报国的时候，国家要用税银前方御敌，后方施政，而你却辅助你家大人抗拒纳税，请问，你是真要报国吗？！”所卫总用手指了指刀，又说：“你把刀架在朝廷命官的肩上，本总只不过去你家催缴税银上交国家，你却庇护令堂大人抵抗皇上圣命，而且追杀本官至衙门厅堂，弃国法而重家道，你难道就是如此报国的吗？！”

袁崇焕登时怔住了。手里的菜刀“咣当”掉在地砖上，“我报国！我报国！”他嘴里连续不断地表白，眼窝里噙满委屈的泪水，掉头跑出了两尊石头狮子护卫的衙门。

更大的悲惨接踵而至。

袁崇焕回到家，扑进母亲怀中泣声道：“儿不孝啊！儿不孝啊！”边说边要搀扶母亲去看郎中。可是母亲不允，她的性格颇为坚强，她已把自己的创痛遗忘，要紧的是立即去尽一个为人之妻的妇道。她简单匆匆地用草药灰抹在眼伤处，再用白布扎个箍，就让儿子搀扶自己去村头。她说今天你们的父亲和哥哥要回来过年，我们去迎接，这是洗尘的礼仪，千万别耽误了！

母亲的执拗是日后袁崇焕刚直不阿个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。俩个儿子劝不服母亲大人，就扶她站到村头的大榕树下。



等啊等，等到黄尘古道、铜岭花塔都被夜色吞噬了，父亲和哥哥还没影子。袁崇焕叫母亲先回去，母亲摇首不肯。她似乎预感到什么征兆，她紧紧揪住儿子扶住她的手，象是准备承受来自意料之外的巨大崩塌……

袁子鹏和袁崇灿父子乘木筏沿浔江、西江顺流而下。他们此举两得，既把木头交给了广东下游的客户，又把货物当作交通工具，省掉了一笔盘缠。但他们在平南江畔出发后好景不长，驶到肇庆境内的江面上，正是夜黑风紧之时，袁子鹏就唤撑杆手把筏子靠拢江岸歇息食饭。怎料刚贴岸，一队官军在各官吏的带领下，喊打喊杀地冲上来。袁子鹏吓得哆嗦，急切地申辩他们不是土匪。“我们抓的不是土匪，逮的是逃关歹人！”官吏气势汹汹地说。“上差老爷，什么关？”袁子鹏懵懂不知。“就是税关！你们采的木头要缴木筏税！”官吏伸出接钱的手。“可是我们在广西已经缴过了呀！”袁崇灿抗议道。“啪！”一记耳光打得他耳鼻流血，跌倒在地。“这是第几根木头？到谁的地头，给谁缴税，懂吗？”官吏说罢，就令兵士们强行查缴。银两不够，可这已是袁子鹏留在路上吃饭的全部费用，官吏不满足。“解木筏！把木头抬走！”官吏叫嚣着军令。一听要没收木筏，袁家父子急了。他们在广西的雪意并不景气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谁还有财力大兴土木？所赚几个小钱，又被层层盘剥，剩下的仅能糊口。这排木头，下江的客商已付了定金，如果交不成货，他们可要倾家荡产的！袁子鹏扑上去夺缆绳，被兵士推开。袁崇灿又冲上前，死命抓住绳套不松手。官吏见这少年挺有蛮劲，顿时恶从胆边生，拔出佩刀，向袁崇灿刺来，正中心窝，血如泉涌。“啊，出人命啦！”在凄惶的惨叫声中，官吏这才率兵士们匆匆撤去。

当袁子鹏抱着儿子冰凉的尸体出现在妻子面前时，韩慧盃